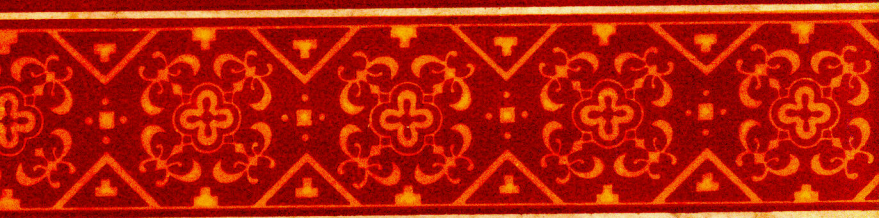




桂西北紀行

張 谷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西北紀行

張谷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西北紀行

張谷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南寧市民樂路）

广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一号

新華書店广西分店發行

南宁人民印刷厂印刷



778×1092 耗 $\frac{1}{32}$ • 1 $\frac{1}{2}$ 印張 • 30,800字

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冊

目 录

訪潘內瑤寨.....	(1)
在森林采伐區.....	(6)
窮山溝变成了富裕鄉 (上)	(10)
窮山溝变成了富裕鄉 (下)	(16)
秋到侗家.....	(22)
侗族妇女潘八妹.....	(27)
战斗的兩年半.....	(32)
三江門林場紀事.....	(37)
在血吸虫病疫區.....	(40)

訪 潘 內 瑤 寨

由龍勝族自治縣首府日新到馬堤途中，我訪問了1933年興、全、灌、龍等縣瑤民起義的重要起事地之一的潘內瑤寨。

攀登英雄的山寨

潘內瑤寨屬日新區，位於泗水鄉東北面的大山頂上。我溯五排河直上泗水。沿途，烈日直逼，河岸兩傍山壁矗立，山間水氣蒸騰，熱風迴旋。到得泗水，突然頭頂烏雲一朵，傾刻大雨如注。雨後，我離泗水，走進茂林修竹的山腰小徑。這時，雨過天晴，山頭被水沖洗得干干淨淨，景色如畫，腳下生風，精神爽爽幾忘行路之苦。

當我走完一大段山腰小徑之後。就一直沿着蜿蜒如屋脊削陡的青石道，朝山頂攀登。我只顧拼力往上爬，翻過一重山跟着又是一重山，當我艱難地停下腳息口氣時，猛回頭，看到腳下如潮水起伏般的大小山巒，這才覺得自己身在高處。就這樣我爬到山頂，走向白雲繚繞中的一堆依山堆疊起來的住屋。這，就是潘內瑤寨，古人詩中有“白雲深處有人家”之句，到了這裡，仿佛置身畫中。可是，就是在这个“白雲深處”的山寨，二十幾年前曾掀起過一次大風暴，並且遭受過曠古未有的浩劫。想到這裡，一種崇敬的心情代替了我對於眼前自然風物的欣賞。

不知道是那一位先哲曾經說過：“歷史是殘酷的”，

我想，這句話如果用在檢驗反動統治者的一切暴政的後果上，是再確切不過的。就拿這個山寨來說吧。遠在1933年，桂北一帶曾爆發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殘酷統治的瑤民起義。這次起義，由灌陽的瑤胞發起，行動于龍勝，一時桂北各地瑤胞徹聲響應，並得到了廣大的苗、僮、漢等貧苦農民的熱烈支持。潘內瑤寨的60多戶瑤胞，全部參加了這次起義，他們用柴刀、矛、棍、鳥銃武裝了自己，英勇的向國民黨反動派開火。在全寨瑤胞的戮力齊心下，起義部隊攻下了泗水，可是，由於武器低劣，沒有多久，這次起義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鎮壓了下去。桂北各地的義舉，也象這裡一樣的失敗了。起義失敗了，潘內瑤寨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眼中釘，反動派在這個寨子裡大肆屠殺，財物劫掠一空，最後還一把火把山寨燒成灰燼。反動派的暴行換來了什麼呢？他們想毀滅這個山寨，可是，這個英雄的山寨，今天不是仍然挺立在險峻的高山頂上嗎？

二十年前的風雲人物

我走進山寨，已經黃昏了。寨子裡炊煙縷縷，人們吆喝着牲口，忙着收工，熙熙攘攘，說不盡的太平景象。就在這個晚上，我在寨子裡會見了那次起義的領導人之一——瑤族老前輩粟滿壽。

這位二十幾年前的風雲人物，現在已經是年屆古稀，鬚髮斑白了。他，高高的個子，長臉上顴骨隆起，豪氣還未完全消失，只可惜近幾年來雙目已經失明了。

他知道我來，喜歡的很，顫巍巍的迎着我，拉着我的

手，撫摸着，嘆着：“你來，好，好。我看不見了，可是我會從聲音中聽出你來。”不知道怎麼樣，這一瞬間我覺得心頭有一種別樣的滋味，眼睛有些濕潤，我想我是受老人深厚的感情所激動了。

老人很健談，當他知道我的來意以後，便滔滔不絕的暢談起來。

“那年，還是大年節里，我們全寨60多戶家家齋戒，表示心齊意齊，初九就全部出動了。記得那面大旗還是我親手寫的。我們就是這樣拿起凡是能夠當作武器的武器，狂風般的朝龍勝縣城奔去。”

他想着當年的情景，笑了。他告訴我起義部隊到了泗水，就被漢族地主團總周濟林的兵阻止了。周濟林捉去了四個起義瑤民，造謠說瑤胞的起義是“興瑤滅漢。”把泗水街上的漢族人民哄進周家炮樓。起義部隊和周濟林交涉了几次放人，不果，火了，便一氣攻下了泗水，把周家炮樓團團圍困。就這樣，起義部隊在泗水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堅持了九天九夜。他說：“我們那時候雖沒有嚴格的編制，可是紀律是好的，一不殺人，二不搶劫，三不放火。老百姓家中的金銀財寶絲毫不動，甚至連過年的豬肉也不隨便動。我們恩怨分明，打的是國民黨反動派，可是漢族地主却拚命造謠說我們是‘興瑤滅漢’其實，參加我們起義的漢人也不少哩。”他笑着把那時周濟林編的一首山歌念給我聽，歌詞是：‘興瑤滅漢，好比石頭滾雞蛋，雞蛋爛了，石頭不爛。’他激憤的說：“你看，這幫傢伙就是這樣專一和我們作對。”

我手边正有一份当年瑶民起义的布告抄本，内容已经残缺不全，附录如下：

“奉天軍大總統布告 第二号

凡我瑤楚漢民，不得逃匿虛驚，本軍此番舉動，專意安邦治民，既有反叛相戰，不能干犯黎民，士農工商買賣，仍舊照樣口口……告尔軍營兄弟，切莫倚強欺凌，倘有違規騷擾，軍法絕不容情……”

我笑着問他看見过這張文告沒有，他象被引進了當年的世界，興奮地說：“是呀！我們當時就是照這樣做的。”

淒苦的回憶 眼前的歡樂

談到失敗以後的慘境，他到現在還感到淒傷。他說那時反動派分五路血洗潘內，只有一條路沒塞斷，結果全寨人才能虎口余生的逃到山頂。在山上，他親眼看到70門火烟的寨子被連燒了幾天几夜。當時全寨人沒有一個帶出財物，反動派在這個寨子的劫掠，光他現在能記憶得起的，豬有300多口，牛有一百餘頭。被殺害的瑤胞更是不計其數。他扳着指頭，向我一連數出了一大串被害者的名字：

“張寶，天寶，興友……”。這時室內發出輕輕的嘆息聲，原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暗淡的茶油燈下，已經擠滿了一屋人。一個鄉幹部指着我身旁的一位朴實的中年農民對我說：“他就是天寶的兒子。”老人繼續告訴我，從那年以後，他就只好背井離鄉逃亡在外，二十幾年來輾轉在城步、金坑等地。

“好了，現在算是好了！”他在一陣朗笑中結束了關

于过去起义前后的介紹。笑着对我說：“搭帮共產党解放了我們，这几年來真是越过越舒暢呀！”这时整个屋里的空气活躍起來。大家爭着向我介紹解放几年來这个寨子的变化。的確，这几年是值得他們怀念的，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人当鄉長、縣長，真正的当家作主來解决自己本民族的事务。全寨30多戶全部参加了潘內農，林業生產合作社，高山頂上有了供銷社的代銷店，全鄉小学的人數已由34人增加到一百多人。今年的禾苗，全部实行了合理密植，增產是肯定的。社干部不好意思的对我說：“禾苗是好，只是開春以后，副業未搞好，眼下羣众缺些零用錢，我們現在已經注意了，往后，肯定生活会更好。”

夜了。我送老人回家。走出屋外，一陣晚風拂來，寒氣襲人。山頂上的月色分外皎潔，山下浮云白茫茫的象一片汪洋大海。老人兴奋的对我說：“明天，我要帶你看当年反動派五路攻山寨的山路。”我正要說話，他不觉失声笑了，抱歉的对我說：“瞧，我倒忘了我的眼睛已經不中用了。”

当晚，我就在粟天保的儿子粟旺福家中作客。旺福自从父親被害以后，一家几十年來，左拖右欠，上气不接下气，解放前生活过的困苦不堪。解放后，他分得了田地和住宅，生活改善了，現在又入了社，夫妻倆帶着一双儿女，儿子寬玉讀初小四册，女儿寬妹讀初小二册，一家人日子过的挺不錯。象他們这样生活的人家，寨子里多的是。

我和他們一家圍着火爐，听着他們对眼前生活的敘述，心里說不出的歡樂，一天旅途的疲劳，忘記得干干淨淨了。

在森林采伐區

在山區，你隨處都可以看到山區的人們在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所進行的創造性的勞動。社會主義就象是一股巨流，使僻靜的山區喧鬧起來。

就拿我現在所踩着的這片六全山林區來說吧！

這片林區是龍勝自治縣境內許多大森林區中的一個。林區內木材積蓄量很豐富，橫直五、六里以內，全是成片成片沖天林立的松、杉，其中高十餘丈四個人圍抱不過的古松很多。據調查，如果要全部砍伐林區以內所有的成材，得花一百多個工在這兒足足砍伐一年以上。過去由於山勢險峻，砍伐困難，農民都說：“眼看是個寶，就是啃不動”，加上林區內常年不見陽光，怪木雜草叢生，野獸蟲蛇出沒，寶山反而使人望而生畏。可是寶山是不會被冷落的，從7月2日以後，這片僻靜的林區喧鬧起來了。森林工業局龍勝支局六漫采伐組來了。來自各地農業社的一百多個采伐工人，在這個林區里搭起了工棚，森林中響徹了丁丁冬冬的刀斧聲、歌聲和木材被砍倒後轟然的巨響。

在我到這片林區時，采伐工人們已經辛勤勞動了五十多天了，森林中到處堆積着枕木、橋梁木和木板，遍地是碎木屑和樹枝。他們已經完成了原定五千根枕木的采伐任務，並開始新的工作了。

采伐組的趙清憲同志告訴我，眼下工地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山地運輸問題。他說：“我們現在已砍伐的五千條

枕木都是黔桂鐵路急用的。我們正在設計一種適合於這個地區的簡便的木軌車，這能節約四千元運輸費，提高五倍的工作效率，重要的是還能提前3.5天把木材運到河邊，讓黔桂鐵路提前全綫通車。”他指着前面一個山坡：“現在車子開始在那邊工棚做了，木軌道也着手鋪設了。”

“能成功嗎？”

“一定能成功，也必須成功！”他很有信心的說，年輕的臉上流露着微笑，眼睛里閃着一股天真的執拗。這小伙子復員的時間不短了，可是渾身還是一股戰士勁。

我們跑到六全沖，木軌象搭橋梁一樣，傾斜着一直彎彎曲曲的伸向大森林里。

一幫工人，正在認真的研究木軌接木處的牢實問題。他們談的很起勁。有的主張兩條軌木的交接處應該短一點，有的主張橫接，有的說這樣長一點好，再在下面加個木枕頭就牢靠了。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大家都認為原來做的有些不結實，一定得補些工。

我踩在木軌上，看着下面淙淙的澗水和骨立的怪石，看來這項工程可不容易。老趙告訴我說：“這樣的木軌，得鋪上兩千公尺。”

土坡上的木工棚里，已經做好了四個車輪和軸心了。木工一共是六個，都是臨桂五六農業社副業組的社員。他們來還不到幾天，可是天天晚上在研究木車的制作，連休息時間都利用來四處探尋最堅固的木料。我問他們做過這種車嗎？他們搖搖頭，不過他們說保險能做好，而且他們已經在打算做另外一種傾斜度更高的木車了。他們以為我是

采伐組的干部，便向我提起建議來。他們經過一晚上研究的建議是：車輪和軸最好加上鐵皮，根據他們的經驗，木和鐵相碰，會增加速度。他們對待這個工作的認真態度感動了我，我滿口答應他們，一定轉達這個建議。

森林里伐木工人緊張的工作着。每天，當濃霧還籠罩着荒林，他們就穿過濃霧跑上了工地，一直揮着斧頭不停的工作。這種勞動是艱苦的，特別目前整個林區都是手工操作，而且又都是在陡削的山地上勞動，更增加了工作的困難。可是什麼困難也難不着伐木工人們，從開工到現在，伐木的效率一天天提高。枕木由原來砍一根提高到兩根至三根，斷筒由兩筒提高到五至六筒。一種新的工種——砍橋梁木，也能勝任了。森林中流傳了許多伐木工人艱苦工作的動人事迹。六漫組的伐木工人都是附近六漫鄉來的。他們剛來時，許多人都嫌這裡出木難不好干，有的想回家。可是他們中的一位小伙子梁鼎却不這樣想，他埋頭去干竟創造了一天砍20株樹的紀錄。這個事實給了那些畏難的人一個生動的教育，大家見他能干，也都安下心來了。僮族社員吳老八笑和大伙說：“什麼困難都有辦法解決。要都怕困難革命也成不了功了。”

在開始采伐橋梁木時，工人們過去沒搞過都怕搞，有的搞了，可是由於橋梁木比枕木又長又大條，劈了一邊想翻轉劈另一邊，七、八個人都搬不動，對橋梁木的采伐工作很受不了。界全組的工人們接受了采伐橋梁木的任務後，覺得非解決這個問題不可，就大伙研究，終於創造了“兩手縛千斤”的翻木法，只要兩個人就可以把一根劈過

一面的桥梁木翻轉。这个經驗一傳出來，森林中頓時轟動了。甘村組推广后，一个人也翻的轉，大大的鼓舞了工人們采伐桥梁木的信心。

森林中的采伐工人們还喜欢談起老街組愛惜和節省木料的故事。这个組在采伐中凡是能用的材料就節省下來，鋸成木板，不浪費一分木料。有一天我和他們組的組員在聊天，一个組員看着滿山的森林，无限愛惜的對我說：

“同志呀！这些木材运到我們外面就是宝呀！莫說國家建設，你想光那筒木，就能做个把木箱或者是櫃子了。”他說話中流露了他对木材的深沉的愛。

晚上，謝家屋場的工棚地帶特別熱鬧，兩边山头的工棚炊烟縷縷。

伐木工人們吃过夜飯，洗过身，有的就橫七豎八的坐在工棚前面的土坪上聊天，有的躲在工棚的床上唱山歌，草坪上開起了留声机，森林的夜是充滿着生气的。

我走近一伙正談得兴高采烈的工人中一听，原來他們正在談着鐵路，一个人在滿有兴味的說：“以后，我們坐上火車，我一定要數數那一条是我劈的。”大家对他这种天真的想法都忍不住笑了。

我問他們有什么困难。对于工作他們都滿意，就是感到米糧少一些，肉食供应得不够。这是實話，这里工作的確太辛苦了，應該讓他們能够吃得好一些。

夜深了，我睡不着，跑出工棚。眼前一片黑黝黝的。听着四面工棚發出粗粗的鼾声，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感觸，……

窮山溝變成了富裕鄉

(上)

我決定到琉璃，是在馬堤區委會听了琉璃鄉黨支部書記關於他們鄉的情況介紹以後。

窮山溝傳來的喜訊

琉璃鄉在龍勝族自治縣北部的叢山狹谷中，境內縱橫50多里，山高路遠地廣人稀，散散落落的居住着137戶瑤、苗、侗、仡、漢等族人民。這裡缺少天然資源，主要靠開山種地，解放前外面人迹罕到，目為“苗荒地帶”，是自治縣最窮困的地方。

天不落雨地不濕，不講苦情你不知；

今年吃到明年飯，一生難穿兩件衣。

這首山歌就是當地各族人民窮困生活最好的寫照。全鄉解放前除有37戶能勉強過活外，其餘均靠幫工為生。這種幫工實際等於賣身。按當時行市是，勞動力最強的除本身能吃些主家的剩餘外，可得十担谷，一般只[得六担八担。但一經包工，不論刮風落雨，大病小痛都得干活，誤了照扣，因此，就按這個行市，也很少能得到十足的工薪。所以，過去新谷登場以後，全鄉就有大半數的戶斷炊。挨到年底，全鄉能有過年飯吃的，據東社42戶的統計，只有11戶，大多數要向外面寫明年的工，討些谷米過

年。羣众把这种情况称为“吃明年飯”。裕字从衣从谷，
 缺食自然缺穿。解放前全鄉大多數的人是一生不見棉衣
 的，天寒地凍，往往烤火过夜，前面熱來背面涼。要想縫
 件新衣，比登天还难。最好的是拿些鷄、鴨到平等區去換
 些爛衣爛褲來穿。小孩常年光屁股，就是十五六歲也往往
 一身不着寸布。提起琉璃各族人民生活之苦，那是全自治
 縣的人都知道的。

解放以后，这是自治縣救济的重點。党和人民政府为
 了扶助当地羣众生產，曾投放大批的救济款和棉被棉衣等
 救济物資，并实行了土地改革，当地各族人民的生 活到
 1953年止已稍微好轉，可是窮困的局面仍然沒有根本的轉
 变。當時每年还得从外地調進1,500斤粮食，缺三四个 月
 口粮的全鄉仍占三分之一。可是打1954年以后，使人
 震驚的消息却不断从这里傳出。第一，这里不需要外面运
 粮來了。1954年全鄉粮食除自給外尚余三千斤，1955
 年全鄉运出17,000斤粮食支援过去同这个鄉一样窮困的甘
 甲鄉。第二，这里不再需政府的救济了。到1955年，全鄉
 只有兩戶困难戶接受了政府130元的救济款。如果有人說
 这是奇迹，那么奇迹的出現應該歸功于党、歸功于坚决走
 合作化道路的勤勞勇敢的各族人民。

荒山也是宝

8月19日，我隨琉璃鄉的民兵隊長刘輝，从馬堤到琉
 璃。琉璃距馬堤80華里，这么远的路程其实只是攀越牛头
 甫上兩座大山。牛头山山勢拉的長，大有“半天不到頂，

举目又一峰”之感，甫上山則又短促險陡，猶如平步登天，扶梯直上。

过了甫山上，就跨進了琉璃鄉境。

民兵隊長是个質朴的青年，這時他看着我那付疲憊勁，很过意不去地說：“今天，你怕是辛苦了。”我笑了，感激的看着他，但却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問話。他象懂得我的心事一样點點頭說：“是呀！那能不苦，我們祖祖輩輩就是被这些山困的苦了。”說着，他激動的看着我：

“可是現在我們就要“啃”山，大把大把的“啃”山。”他笑着指着眼前一片青綠起伏的土山堆对我道：“这一帶象包子一样的土山就是木洞山，我們社的牛羊就在这些山的背后寨木洞养着。”說着他扯起一把嫩草，湊着我：

“瞧，嫩得出油，这一帶都是这样的水草，可惜我們社的牛羊还不多，要是多养，千把头牛羊也够吃，还可养魚。”

“你們現在有多少头牛羊？”

“光社的牛有218头，羊228头。”他兴奋的告訴我，并補充道：“少是少，可是比起解放前却不得了了，當時牛少的可憐，羊呢？全鄉盤起來不上50头。”

过了木洞山，我們就盤行在山腰路上。沿途陡削的山壁都開墾出來种上了雜糧。民兵隊長告訴我，他們鄉没什么出息，山地倒多的是，只要有力量荒山就是宝。过去單干開的不多，有時还有种无收，現在却种得起勁。他說：“我們剛剛開过三百畝秋蕎地，現在秋蕎長的寸多高了。”這時，路旁土地上的玉米已經結苞，玉米苞象小猪一样脹鼓

鼓的。民兵隊長拖着我們走上山地，指着間種在玉米和其他雜糧作物中的小桐樹，笑瞇瞇的說道：“這些山地，收上兩三年雜糧，桐樹又該成林了。”他一面小心的扶正一棵被風刮倒的玉米，一面天真的瞅着我說：“這樣的山地，我們鄉到處都是，你過幾年來看，那時就遍地桐茶成林了。”

我默默的看着眼前橫蠻的山巒，想到它們也有馴服的一天，心里很舒暢。是的，我們要“啃山”。

動人的田園景象

當我們翻下山溝，看到兩旁稀稀落落依山臨澗的山寨時，已經是夕陽西下了。沿途收工的人們，親熱的招呼着我這個陌生的訪問者。兩旁梯田從我們身邊閃過，田里禾苗蔥綠茂盛，長的齊胸般高。看來丰收是成定局了。民兵隊長告訴我：“今年的禾苗，是山溝里曠古未有的，每畝扯上七百八百斤，據老人的估算，是十成九靠的。”

這時，澗水里有人在撈魚，田里還有人在割田塍和潑禾胎肥。我問民兵隊長：“怎麼，太陽落山了，他們還未收工？”

“光景好了，天黑也想干。”民兵隊長笑着說：“要是往年碰上這樣五荒六月來到我們這山溝，包管你心都涼了。人們忙着担石灰挖蕨巴，不是東家缺米，就是西家少食，那有这样的勁頭搞生產。今天，家家都有了底子，沒甚愁的，不干閑呆着怎的。”一路閑扯，不覺來到人家。我們朝一個小寨子門前穿過。一羣鷄鴨，看見人來，朝四面